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錄貢生臣戈廷模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市糴考二

常平義倉租税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

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為斂糴人重之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

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

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邱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

泰夏賦穀以理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敢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經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糴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

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歲終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

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官以歛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按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闗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羸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為兼幷者

所取遂歛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則豈後來卒置之與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弊常平起於孝宣之時蓋至東漢而其弊已如此矣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

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利而末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

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治建業今江寧郡）南徐州二百萬（治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治壽春）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治潯陽）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今江陵）郢州三百萬（治江夏）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今長沙）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治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萬（治歷陽）南兖州二百五十萬（治廣陵）雍州五百萬（治襄陽）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文時祕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

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

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户不過七斗下户不過四斗

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

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
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
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於
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
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
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
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
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龠合

之廪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卹農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土地

所宜寛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户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歳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開元七年敕關内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資漢劒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

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二十二年勑應給貸糧本州録奏待勑到三口以下給米一石六口以下兩石七口以下三石給粟準米計折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據所種田畝别税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户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

天寶八載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内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十四萬八千二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糧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内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東道一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二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劒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糧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内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二十萬三十四石

劒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内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萬一千九十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萬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萬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

往復淹遲宜令給訖奏聞

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准敕節文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商量其餘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

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餧死相食不可勝計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𢦤迫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羡自是元宗不復和糴於東都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罙難故開元以前嵗若不登天子嘗移蹕就食於東都自

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

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秪益見其不足耳

天寳中歳以錢六千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歳遞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

貞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無幾諸道代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

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
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
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
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
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
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
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遺上
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

議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强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户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户督限檿迫鞭撻甚於税賦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為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税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别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真為利况

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疋叚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令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疋叚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户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曽為和糴之户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曽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聞伏望宸衷俯賜詳

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賑貸並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

元和七年户部奏今年冬諸州和糴貯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勝鹽州各五萬

石凡一百三十萬石令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
勸農國有常備
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
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聞奏
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
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
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
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糴擾人罷之

四年詔於關內關外折糴和糴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

寶歷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糴二百萬斛以備災沴

開成元年户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别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永絶流亡之慮從之

太和間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别税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民

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令州縣即計口給計以聞勿俟報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奏待報

四年詔曰諸州義倉用振乏絶頗聞重疊輸送未免勞

煩宜罷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勢户不得輙入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塲增價以糴令有司虚近倉以貯之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

過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倉

真宗景徳三年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惟沿邊州郡則不置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併本州委幕職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

戸歳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即回充糧廩别以新粟充數

天禧四年詔荆湖川陜廣南並置常平倉

又詔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處多糴其僻在山險之處止約本處主客戸收糴

咸平六年出内府綾羅錦綺計直百八十萬貫與河北轉運使定價市糴糴粟實邊

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

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大中祥符初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麋限常數

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積穀乃請每歲和糴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又京東西河北陝西切須糧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量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其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諸州置場和糴以裨歲漕

天聖三年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糴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靣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宮中急市即添價却將糴買者中賣致糧草怯弱枉費官錢不便乞行下及早開場依見賣時估趂時糴買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諸般糧草準備軍需其中有所定物價高大所入糧草低弱盖因逐處官員自將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剰或糴米買麤弱斗斛支糴以互相容隱致虧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

形嗟怨乞嚴禁絶從之

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錢自天聖中罷不復給

河北舊有便糴之法聽民輸粟邊州而京師給以緡錢

錢不足即移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景德元年

三司請令河北有輸藁入官者準便糴粟麥例給八分

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廣信安肅北平粟麥悉以香藥

博糴從之自有事二邊戍兵寖廣師行饋運仰於博易

有司務優物估以來輸入

仁宗留意兵食發内藏庫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内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因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歛

神宗留意邊備務廣儲蓄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自是三路封樁所給不可勝計或取之三司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内藏錢

帛不與焉

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糧草

時三司户部副使陳安石言十三州二税三十九萬二千餘石和糴八十二萬四千餘石所以災傷舊不除免盖十三州税輕又本路特為邊儲理不可闕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實費民間乃得虚名

欲自今罷支糴錢歲支與沿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塡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朝廷用其議

五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封樁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輸糴便司為本尋詔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關預委度支副使蹇周輔專其事

結糴 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

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

寄糴　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内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

俵糴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恠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

往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

均糴　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陜西奏行之以人户家業田土頃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

五年言者謂均糴之法推行往往不齊故有不先樁

本錢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而斂數過多有一户而糴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裁價低下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之數詔約止之

博糴　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　崇寧五年詔陜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

兌糴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　元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

括糴　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牓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

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歴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兑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寛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

家産而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斂其數則其為民病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先是常平倉領於司農寺景祐初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使吳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捄卹願自經畫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從之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

農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數移用畜藏無幾自景祐初畿内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户户三斛慶歷中詔京西發常平粟以賑貧民自是數以賑貸而聚斂者或增舊賈以糴欲以市恩詔戒之又詔歲歉發以濟饑者不復督取然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請復置

大略請宜令五等以上户計夏税二斗别輸一升隨
税以入水旱減税則免輸擇便地别置倉貯之領於
轉運使令以一中郡計之正税歲入十萬石則義倉
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可備饑歉兼并之家占田廣
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及
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實受
其賜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會議而議者
異同遂詔止令上三等户輸粟已而復罷慶歷初賈

黯又請立民社義倉然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税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兑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税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

者皆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轉運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遣官提舉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之

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為之管勾一員京官為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錢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觀條例司所請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未嘗專欲徵錢也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未嘗取息也曰願給者聽則未嘗

抑配也蓋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而施行之際實則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

雖未嘗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則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召議事奏乞度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陜西轉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請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蘇轍以議不合罷

熙寧二年帝閱羣臣奏以儀鸞司官孫思道言坐倉事

善之坐倉者以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詔條例司條例以聞條例司請如嘉祐附令數坐倉故事行之

曾公亮謂支米有量數不同難以立價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雖定價庸何傷然此法第以郵軍班防監人可也安石曰誠然今立價自一千至六百過此則軍人自糴與民間所定價亦適平更增數錢未至傷民價錢賤於所定則軍人受患矣帝

曰善而司馬光恐其動衆因經筵進對為帝言之呂惠卿曰諸軍糶石米止得八百募其願以一千糶之何以致動衆王珪亦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師今京師乏錢支用錢百坐倉糴一斗此極非計異日帝又謂執政坐倉糴米何如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帝曰未嘗也光曰坐倉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

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
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
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
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
粳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發泄必
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
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之

三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禁止敢沮遏願請者按罰亦如之

初勅旨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喧然以為不便而廣廉入奏言民間歌舞聖德會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

是詔

判大名府韓琦言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户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

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户必不願請下户與無業客户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户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朝廷若謂陜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陜西權宜

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與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上終以琦說為疑與安石問難安石翌日遂稱疾不出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即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為疑安石再視事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為

衆論所惑今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如預買紬絹行之已久亦何嘗失陷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曽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乃面責曽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摧擾

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嬴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嬴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

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户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

必為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並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

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

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

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看詳疏駁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格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繆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況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

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十餘件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價直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每嵗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備收賣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不得不太息而慟哭也且坊郭有物力人戶從來不曾見肯零糴常平倉斛

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為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户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紛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豈得不為愧耻

光又言青苗錢雖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諷令抑配如

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歐陽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為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黄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

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修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詔放罪改知蔡州　知亳州富弼亦坐論青苗移鎮知山陰縣陳舜愈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貰為不善治生今

乃官自出錢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錢乃别為一賦以弊之也坐謫監南康鹽酒稅

七年上患倸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倸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置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但費三十萬不為冗費也上從之至元祐元年罷

帝以久旱為憂翰林承旨韓維言畿縣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

著作佐郎黄顏言給納青苗錢穀乞詔州縣視年豐荒為給散多少毋以元散數為額

七月帝以諸路旱災常平司未能賑濟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貴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自是詔諸路州縣據

已支見在錢穀通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

九年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户更不得支借錢斛帝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迨半止務多給計息為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必衆故也

十年提舉兩浙路常平言災傷累年丁口減耗凡九年以前逃絶户已請青苗錢斛見户有合攤填者乞需豐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户絶輸償不足或同甲内死絶

止存一二貧户難以攤納者更乞立法從之

元豐元年詔常平倉錢穀當輸錢而願入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糶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六年户部言準朝旨諸路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斂散之中數取一年為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糧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

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

八年八月詔給散青苗不許抑配仍不立定額時哲宗已即位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錢除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乞並用收糴可存留斛斗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糶大饑則貸之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

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

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

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詔再立常平穀錢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給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等交章言其

非右僕射司馬光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
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戶情
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近功務求多散諷
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
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親錢不入家亦
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
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
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

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户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輙過此數又令取人户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旨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切如向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户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

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以此為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從之錄黄過中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少加損益欲行抄劄等第立法以來所以許抑配者禁之而己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

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僱妻女溺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與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十日指揮猶許人户情願未免於設法罔民便一時非理之私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

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
之息以賈無窮之怨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
特降指揮青苗錢斛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者候
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
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並與放免庶使
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吕
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
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録黄臣

未敢書名行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盡純仁意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於簾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

按元祐初温公入相諸賢並進用革新法之病民

者如救頭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温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勅令給錢斛之説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不肯書黄遂大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僱募者居其半故差僱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

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盖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部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寛剰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僱人給直日損遂至寛剰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姦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考其施行之

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户助役錢寛剰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户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寧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寛剰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畜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

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晦菴之說如此
以坊塲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資僱
役所徵不及下户不取寛剰亦可以免當役者費
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二蘇之說如此介甫狠
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
說激之羣憸因得以行其附會謀進之計推波助
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
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為之宗主然惇元祐

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

熙寧初以僱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

代僱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

益甚矣其說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

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商英所

謂熟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

不了然胸中也其姦人之雄與

紹聖二年户部尚書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

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穀為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濟乏闕隨夏秋税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　右承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行則可以絶邀功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勅令所

徽宗政和八年御筆常平斂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

以來諸路欠闕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條令歛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户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歛之庶知為偽冒者得以陳訴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鬲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即詔行之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二十八年趙令詪言州縣義倉米積欠陳腐乞出糶及水旱災荒不拘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况該奏在法義倉止許賑濟若出糶恐失初意乃令量糶三之一樁收價錢次年收糴撥還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

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寧宗慶元四年臣僚言州縣受納苗米於法義倉米合於當日支撥而因循於州用不復撥還人户納苗稍及分數例多折納價錢其帶義倉錢並不許撥此因納苗而失陷義倉也至如紹興府人户就行在省倉送納湖田米其合納義倉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納米而失陷也如淮浙鹽亭户納鹽以折二稅其合納義倉多是不曾

拘催此因納鹽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兌換因致陳損此倉庾陳腐之弊也常平米止許遞留一年以新納秋苗換易支遣常平專法主管官替移無拖欠失陷方與批書離任今公然兌借陽為自劾更不補還此州縣兌移之弊也常平和糴合專置倉廒今州縣多因受納以收到出剩撥歸常平倉贏落價錢此收糴官吏之弊也諸沒官產業并户絶僧道田賣到錢數及亡僧衣鉢錢法當拘入常平州縣侵漁鮮曾撥正此出賣官產之弊也若乃吏胥之禄合於免

役錢內支給而所催役錢在州則主管官應副人情在縣佐以為公用已催之數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場錢內撥支未嘗入以為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請常平錢乃詭名借請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緣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額今守倅視常平錢米為他司錢物吏額日增請給日廣常平司委而不問若夫借請在法二分尅納今或一例借欠動至數百千例不除尅此其弊不一也倘不為之隄防懲革則儲蓄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

路提舉常平官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諸州每季以本州及屬縣收支常平義倉等錢米逐項細數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數然後參照條法逐一審訂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納或有情弊必寘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頃歲議臣有請計義倉所入之數除負郭縣就州輸納外餘令逐縣置數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弊抑亦省凶年轉般之勞曩時州倉隨苗帶納同輸一鈔今正苗輸之州義倉輸之縣則

輸為兩輸鈔為二鈔矣曩時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一切倚辦於正稅而義倉不預焉今付之於縣既無正稅獨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議臣有請令人户義倉仍舊隨正稅就便就州作一鈔輸納而州縣復有侵移之弊臣聞紹興初臺臣嘗請通計一縣之數截留下户苗米於本縣納開禧初議臣之請亦如之盖截留下户之稅米以補一縣之義倉其餘上户則隨正稅而輸之州州得以補償其截留下户之數州不以為

怨縣得此米別項儲之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致於艱食則縣不以為撓一舉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頁郭之義倉則就州輸送自如舊制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之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

社倉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濟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

年矣有司不復掛牆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

門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擇一公平曉事者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户願與不願入甲開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齎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給關與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

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

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
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
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
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
有養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
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
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

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至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

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

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博糴極邊糧草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樁緊便鈔然後召人入糴也所謂緊便鈔謂水路緊便處緊便鈔謂上三山塲榷務也多者給官誥少者給度牒於是或以鈔引數多不售而吏緣為姦人情大擾於是減損其價勸誘富實積粟之家不拘官户編户至於斗面加擡有禁專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銀錢帛和糴而州縣阻節不即支還者有罰

四川有對糴米謂如税户甲家當輸百石則又科糴百石所輸倍於正税皆軍興後科配也

紹興八年侍御史蕭振言經制司糴米一例抛降數目如此則諸州不免抛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制一司張官置吏止為收糴一事如何抛與諸州乞别選官置場收糴從之

十五年詔禁州縣減尅價錢横歛脚費如盤量出剩監官計剩數科罪

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置場糴之

孝宗乾道三年詔州縣只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得強配於民

四年糴本不給度牒闗引只降會子品搭錢糧每石價錢二貫五百文又令人户自行量槩　凡江西湖南民間不便於闗子令兩路繳回

淳熙四年詔四川旱傷處免糴上諭執政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無米臨時豈不悞

事大抵賑糶米可歲循環以備凶荒椿積米須留於要害屯軍所在庶幾軍民皆便

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文獻通考卷二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土貢考一

歷代土貢 進奉羨餘

禹貢兖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織文錦繡之屬盛之筐篚而貢青州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錯雜也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畎谷也怪石石似玉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絃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泗濵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明二繒俱細）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瑶琨（美玉）篠簜（美竹）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織細苧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言不常）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榦柘也）礪砥砮丹（砮矢鏃）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澤傍三國常致貢之天下稱善）包橘柚匭（匣也）菁茅（菁以為葅茅以縮酒）厥篚元纁璣組（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綿）錫貢磬錯（治玉曰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熊

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嬪故書作賓賓貢皮帛之屬）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繡帛）五曰材貢（木材也）六曰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斿貢（羽毛）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

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材物八材也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詳見丁賦門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

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

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輙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奏乞罷之明帝從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釦器凡帶佩刀並不復調釦音口以金銀緣器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内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内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宫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

超遷丞守溥則率從停觧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

風遷通守歴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

郡縣競務刻剥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内為郡縣

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歳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

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

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

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黙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録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尚多侈麗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歛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

息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户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廵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歛或減刻吏禄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

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
使今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所需脂盝妝具
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
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
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
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
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繚綾千疋復奏言太宗時使
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詔嘉歎元

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疋臣所未諭優詔為停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翰林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因為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寔不能革猶文為之禁穆

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葢以為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為公家費筴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資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内其倚法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奬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悦其名不

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絶羡餘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其少損矣

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

通典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凖絹為價多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數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 貢葵草席 地骨白皮 酸棗仁

華陰郡貢鷂子十聯 烏鶻五聯 茯苓三十八斤 細辛四斤 茯神三十八斤 今華州

馮翊郡貢白裹皺文皮三十一領 今同州

扶風郡貢龍鬚席十領 今岐州

新平郡貢剪刀十具 蛇膽十斤 蓽豆澡豆五石 白火筯二十具 今邠州

安定郡貢龍鬚席十領 今涇州

彭原郡貢五色龍鬚席十領 莞蓍 菴蕳子 亭長 假蘇 荊芥 今寧州

汧陽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隴州

中部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坊州

洛交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鄜州

朔方郡貢白氈十領 今夏州

安化郡貢麝香二十五顆 今慶州

靈武郡貢鹿角膠 代赭 花蓯蓉 白鵰翎 今靈州

榆林郡貢青龍角兩具 徐長卿十斤 赤芍藥十斤 今勝州

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延州

咸寧郡貢麝香一顆 今丹州

銀川郡貢女稽布五端 今銀州

平涼郡貢九尺白氈十領　今原州

九原郡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白麥麪印盛鹽今豐州

會寧郡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　今鹽州

新秦郡貢青地鹿角二具　鹿角三十具　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總十二片

安北都護府貢生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礬石三十斤龍骨三十斤　蒲萄粉屑　栢子仁

上黨郡貢人參二百小兩　墨三挺　今潞州

河東郡貢綾絹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顆　鳳栖梨三千五百顆　今蒲州

絳郡貢梁榖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挺　白榖五百疋　梨三千顆　今絳州

平陽郡貢蠟燭三十條　今晉州

西河郡貢龍鬚席十領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十斤　今汾州

弘農郡貢麝香十顆　硯瓦十具　今虢州

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今澤州

太寧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　今慈州

陽城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沁州

定襄郡貢豹尾十枚　今忻州

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　今儀州

鴈門郡貢白雕翎五具　熟青二十兩　熟緑二十兩　今代州

樓煩郡貢麝香十顆　今嵐州

安邊郡貢松子一石　今蔚州

馬邑郡貢白雕翎五具　今朔州

河南府貢瓷器十五事

陜郡貢栢子仁　瓜蔞根各三十斤　今陜州

陳留郡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貢絹二十疋　麻黄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貢絁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貢綾二十疋並方文　今滑州

潁川郡貢絹十疋　蕉心席六領　今許州

譙郡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貢蛇牀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貢鸂鶒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淄川郡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今淄州

臨淄郡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魯郡貢鏡花綾十疋 紫英白二十二兩 今兖州

彭城郡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貢綿二十屯 貲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貢綿二十屯 今頴州

東海郡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片 鹿角膠三十小片 今濟州

琅琊郡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高密郡貢貲布十端　牛黄一斤　海蛤二十兩　今密州

東牟郡貢牛黄百二十八兩　水葱席六領　今登州

范陽郡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内郡貢平紗十疋　今懐州

魏郡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鄴郡貢紗十疋　鳳翮席六領　胡粉百團　今相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疋今洺州

清河郡貢氈十領今貝州

信都郡貢絹二十疋綿一千屯今冀州

平原郡貢絹二十疋今德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疋今深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疋今瀛州

東萊郡貢牛黄百二十二兩今萊州

常山郡貢梨六百顆羅二十疋今恒州

景城郡貢細簟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三坩 鱧鮬三百五十挺 今滄州

博陵郡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瑞綾二百五十五疋 大獨窠綾二十五疋 獨窠綾一十疋 今定州

趙郡貢綿五十疋 今趙州

鉅鹿郡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博平郡貢紬十疋 今博州

文安郡貢綿三百兩 今莫州

上谷郡貢墨三百挺 今易州

樂安郡貢絹十疋　今棣州

北平郡貢蔓荊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嬀川郡貢麝香十顆　今嬀州

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貢豹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今涼州

天水郡貢龍鬚席六領　芎藭四十斤　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貢硇砂五十斤　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　阿魏截根二十斤

交河郡貢氎布十端　今西州

晉昌郡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絳礬　胡桐淚　今瓜州

西平郡貢牸犀角十隻　今鄯州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　秦艽　今渭州

燉煌郡貢碁子二十具 石膏 今沙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十斤 柏脉二十 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金城郡貢麝香十顆 鼧鼥鼠六頭 今蘭州

安昌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河州

同谷郡貢蠟燭十條 今成州

和政郡貢龍鬚席六領並青黃色 今岷州

武都郡貢蠟燭十條 蜜蠟 羚羊角 今武州

臨洮郡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懷道郡貢麩金十兩　散金十兩　今宕州

寧塞郡貢麩金六兩　大黃　戎鹽　今廓州

合川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疊州

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　藥二十斤今甘州

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　今伊州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錦百段　新加錦袍二百領　青銅鏡十面　莞席十領　獨窠細綾十疋　蛇床子七斗　蛇床仁一斗　鐵精一斤　兎絲子一斤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　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紵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今光州

義陽郡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今廬州

蘄春郡貢白苧布十五端 烏蛇脯 今蘄州

同安郡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斤 今舒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今壽州

齊安郡貢貲苧布十端　蚉蟲二斤　今黃州

淮陰郡貢貲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貢麻貲布十疋　今沔州

江陵郡貢白方文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梔子五斤　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斤　石龍芮一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荆州

永陽郡貢苧練布十五疋　今滁州

襄陽郡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十盛花庫路真二具　今襄州

南陽郡貢絲布十疋 今鄧州

淮安郡貢絹千疋 今唐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貢麩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椒目十斤 黄蘗六斤 枳實六斤 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蒼礬石 今房州

漢東郡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隨州

南浦郡貢金五兩　今萬州

澧陽郡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龜子綾十疋　恒山一斤　五入簟四領　蜀漆一斤　今澧州

雲安郡貢蠟百斤　今夔州

竟陵郡貢白苧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鬼臼二斤　蠟百斤　今峽州

南賓郡貢蘇薰席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貢白苧布十端 今郢州

巴東郡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貢紅花百斤 燕脂一升 今梁州

通川郡今通州貢綿紬三疋 楓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順政郡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巴川郡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清化郡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洋川郡貢白樱十疋　今洋州

河池郡貢蠟百斤　今鳳州

益昌郡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咸安郡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盛山郡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升　今開州

始寧郡貢綿紬十疋　今壁州

南平郡貢葛五疋　今渝州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潾山郡貢紬一十疋　買子木十斤　子一升　今渠州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文綾八疋　今潤州

晉陵郡貢細青苧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貢絲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三斤　鯔魚皮三十頭　鮍魚腊五十頭　墜胞七斤　肚魚五十頭　春子五升　嫩藕三百段　今蘇州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蜜薑十石　今杭州

會稽郡貢朱砂十兩　白編綾十疋　交梭十疋　輕調十疋　今越州

餘姚郡貢附子百枚　今明州

東陽郡今婺州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粉二十石

新定郡貢交𧄙三十疋　竹簟一合　今睦州

信安郡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　今湖州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　乾薑百斤　乳柑六千顆金漆五升三合　今台州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溫州

新安郡貢苧布十五端　竹簟一合　今歙州

長樂郡貢蕉二十疋　海蛤一斤　今福州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建安郡貢蕉二十疋　練十疋　今建州

臨汀郡貢燭二十條　今汀州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貢蕉布十疋　蚺蛇膽十枚　鮫魚皮十張　甲香五斤　石井　鈔石　水馬　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貢葛十五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鄱陽郡貢麩金十兩 簟一合 今饒州

長沙郡貢葛十五疋 今潭州

南康郡貢竹布二十疋 今虔州

零陵郡貢葛十疋 石鷰二百顆 今永州

臨川郡貢葛布十疋 箭簳百萬莖 今撫州

桂陽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郴州

廬陵郡貢白苧布二十端 陟厘十斤 今吉州

潯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　今道州

衡陽郡貢麩金十四兩　今衡州

江夏郡貢銀五十兩　今鄂州

宜春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袁州

巴陵郡貢白苧布十疋　今岳州

邵陽郡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苧衫段二十疋　今益州

唐安郡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濛陽郡貢交綾二十疋　今彭州

德陽郡貢彌布十疋　紵布十疋　今漢州

通義郡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眉州

梓潼郡貢綾十六疋　今梓州

巴西郡貢雙紃二十疋　今綿州

普安郡貢絲布十疋　蘇薫席六領　今劒州

閬中郡貢重連綾二十疋　今閬州

資陽郡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邛郡貢絲布十疋 今邛州

通化郡貢麝香六十枚 扇香十枚 齊香十枚 顆香三十枚 今茂州

交川郡貢麝香三十枚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 野狐尾五枚 今松州

越巂郡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 今巂州

南溪郡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今戎州

遂寧郡貢樗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今遂州

南充郡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仁壽郡貢細葛五疋 今陵州

犍為郡貢麩金五兩　今嘉州

盧山郡貢金　落鴈木　今雅州

瀘川郡貢葛十疋　今瀘州

陽安郡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安岳郡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普州

洪源郡貢蜀椒一石　今當州

陰平郡貢麝香二十顆　白瓷一石　今文州

同昌郡貢麝香十顆　今扶州

江油郡貢麩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臨翼郡貢麝香三十四顆 犛牛尾五斤 當歸十斤 今翼州

歸城郡貢麝香六顆 犛牛尾五斤 當歸二十斤 今悉州

靜川郡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犛牛尾五斤 今靜州

恭化郡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恭州

維川郡貢麝香二十顆 犛牛尾十斤 今維州

和義郡貢班布六疋 今榮州

雲山郡貢麝香十顆 墨犛牛尾二斤 今奉州

蓬山郡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柘州

黔中郡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盧溪郡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靈溪郡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潭陽郡貢麩金八兩 今巫州

盧陽郡貢光明砂一片 今錦州

清江郡貢黃連十斤 蠟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施州

涪陵郡貢連頭獠布十段 今涪州

寧夷郡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義泉郡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龍溪郡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貢布五端　今南州

南海郡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鼊皮三十斤　蚺蛇膽五枚　詹沉香二十五斤　藤簟二合　竹簟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貢蕉布十端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斤　蚺蛇膽二十枚　翠毛二百合

普寧郡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始興郡貢鍾乳二十四斤十二兩二分　竹子布十五疋　石斛二十斤　今韶州

臨賀郡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連山郡貢緋布十疋　鍾乳十兩　今連州

高要郡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　今昭州

新興郡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今新州

南潘郡貢銀二十兩　今潘州

陵水郡貢銀二十兩　今辯州

高凉郡貢銀二十兩　蚺蛇膽二枚　今高州

海康郡貢絲電四疋　今雷州

臨江郡貢銀二十兩　今龔州

潯江郡貢銀二十兩　今潯州

蒙山郡貢麩金十兩　今蒙州

開江郡貢斑布五端　今富州

修德郡貢銀二十兩　今嚴州

臨封郡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封州

南陵郡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春州

招義郡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日南郡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根　沉香二十斤　金薄黃屑四石　今驩州

定川郡貢銀二十兩　今牢州

懷德郡貢銀二十兩　今竇州

寧浦郡貢銀二十兩　今横州

象郡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開陽郡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瀧州

感義郡貢銀二十兩　今藤州

平琴郡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合浦郡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連城郡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玉山郡貢玳瑁二具　鼊皮六十斤　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　今陸州

寧仁郡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懷澤郡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龍城郡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銅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勤州

海豐郡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蚺蛇膽三枚　甲煎二兩　鮫魚皮三　箋臺一　今循州

晉康郡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恩平郡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貢銀二十兩　真珠二斤　玳瑁一具　今崖州

萬安郡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延德郡貢藤盤　今振州

右通典所載唐朝諸郡土貢物件比唐書地理志所言各郡土貢徽有不同又宋史地理志及會要亦各有土貢物件與唐亦小異今除土產已見地里考餘不悉録而罷免蠲除之詔旨與其名物則不容不悉著之云唐天寶前土宇廣於宋舉唐則可以見宋矣故不悉著宋史所載詳見地理考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

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上革

去其弊是月申命諸侯度支給費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軍實無得占留方鎮闕帥守命文官權知所在塲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鷂放養鷹户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

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加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

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蘂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　是歲又減罷劒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𨚫川峽獻織繡　又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朶以下至同州榅㮕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疋兩

金二千一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　疋帛八萬七千八百疋

同天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　京東路

金二百兩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疋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四百七十五文　淮南路銀九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　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五百疋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絹四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疋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八千一

百兩　福建路銀一萬四千兩　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運使副銀各五百兩　江淮等路提點

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疋兩　京東

路金七百兩絹一萬三千疋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

西路金一百兩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五千五百疋折

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　淮南路銀三千五百兩折銀

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一萬五千疋

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疋羅一千疋
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疋　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五百疋　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　廣南東路銀三千兩　廣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右係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帛之數内同天節江南東路進奉金一

千兩即乾道間洪文敏公奏乞蠲減饒州聖節貢金而壽皇特旨減七百兩者是也盖承平時聖節天下進奉通該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兩而江東之一千兩則又止饒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

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
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
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鄧文浩領之
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
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
前降下使條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
因緣更相饋送騷擾為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

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疋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筋襄陽府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户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典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

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盖已非是矧又不許臣竊以為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户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義自出朝廷人知感悦

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　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蛋丁並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帟幙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即位以來

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為罷去後來節次科數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寛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食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强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虫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産之物為苦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竊慮歲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軍條具土産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

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文獻通考卷二十二